

桃花坞木版年画传承人乔兰蓉

# 木版刻印 美好生活

本报记者 姚雪青



半透明的宣纸覆住画稿，画笔勾描出一条龙的轮廓，然后反贴到梨木板上用拳刀细细刻制。月牙形的刀顺着花纹在木板上游走，凿去轮廓线条之外的部分，刀刃所过，木屑掉落，保留的线条凸起，用于印刷……

这是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州市代表性传承人乔兰蓉正在刻版，她手中的拳刀，已经使了二十来年，刻画出了许多鲜活美丽的年画作品。

## 积累年画制作秘笈

江苏苏州有句老话：“无画不年”。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始于明、盛于清，线条细腻、色彩淡雅、寓意丰富，400余年来，许多姑苏的美景、年节的记忆，都被一笔一画刻在了年画里。2006年，桃花坞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乔兰蓉现就职于苏州市桃花坞木版年画博物馆，师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师房志达、王祖德。

乔兰蓉介绍，与别处木版年画相比，桃花坞木版年画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套色印刷，一版一色。完成一幅年画甚至需要刻制10多个版，每个版根据上色的部位不同，分别刻制不同的内容，仅刻这一道工序，有的作品就需要一年之久。

为了让所有部分最后能严丝合缝地印成一幅画，要先刻制线版，印刷出十几份轮廓图，再分配颜色，不同色版照着线版的印刷描摹，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过程。因为常年握刀，乔兰蓉左手的几根手指都有刀伤划痕，右手手指和掌心磨出了一层老茧。

印刷轮廓图是一版一印，每个颜色刷完晾干一天，黑色的线条木版先印，再由深到浅印上其他颜色。要想印刷效果好，顺序不能出错，更不能操之过急，印好一版后，需要耐心等待自然晾干，如果操之过急用电吹风吹干，效果就可能不尽如人意。

“师父教导我，很多制作技巧都来自经验积累。比如水性颜料染在生宣纸上，需要加胶水固色，胶水今天是3勺、明天变4勺，为什么不一样？这需要做好记录：印了哪幅画、哪个颜色、当时是雨天还是晴天、温度是多少……记清楚，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年画‘秘笈’。”乔兰蓉总结出自己探索的一些规律，比如说夏天温度较高，胶水容易化开，所以浓度要高一点；冬天温度较低，胶水流动性差，因此可以少一点……

## 贴近当代社会生活

桃花坞年画有传统的门神题材，也有文人气息浓郁的花鸟、仕女题材。经典作品《一团和气》，是一个胖胖圆圆的人物形象，代表着中国人祈求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的愿望。

“在现代印刷技术冲击下，木版年画依然有独特的价值，但要保护好这项非遗技艺，需要守正创新。”乔兰蓉说，年画是一种媒介，为的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这种美好的愿望，不仅仅过年需要，日常生活也需要。

如今的木版年画手艺人，除了延续平安、和美、团圆等传统立意之外，也会选择与当代社会审美更加贴合的主题。乔兰蓉的作品如《运河十景》系列、《江南》系列、《二十四节气》系列就是这样的尝试。她的新作《二十四节气》将二十四节气中苏式生活“不时不食”的精致之美“搬”上了年画，小桥流水人家的时令美食和生活况味，就这样用细腻温柔的风格娓娓道来。

“年画是为人服务的，不是为门服务的。”在乔兰蓉看来，除了内容上的创新，年画也可以尝试更多灵动的载体。一方面，乔兰蓉将年画元素与丝巾、包具、抱枕、台灯、点心等融合起来，制作出随手可用、随心可赏、随口可尝的“年画”；另一方面，她还开设体验课程，供有兴趣的人亲身感受年画的魅力。

上图：乔兰蓉正在进行年画创作。

下图：乔兰蓉新作《金龙送福》。

以上图片均为乔兰蓉提供



# 服饰史学者陈诗宇还原上古代角色服饰

## 再现华纹锦绣之美

本报记者 施芳

历史。”陈诗宇介绍，从秦汉庄重大气的曲裾衣、唐代雍容华贵的衫裙被，到宋代修长淡雅的背子，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流行服饰。

与讲究立体合身的西方服饰不同，中国传统服饰倾向于避免对衣料做过多的剪裁，即便要展现身体线条，也大多通过穿着体现，比如交叠的衣襟、堆积的水袖，而且不会过分追求紧身的效果。

经典的中国古代服饰，是交领右衽、宽袍大袖，服装与人融为一体，并通过服装规范仪态，穿上古代服装以后，自然而然地就需要拱手端立、行走端庄。

中国古代服饰虽然不过多关注剪裁，但对面料非常讲究，千百年来发展出从经锦、绉罗，到妆花、缂丝等绚烂的织造品种，制成灿若云霞的服装。以纱为例，就有透气程度不一的“实地纱”“芝麻地纱”“直径地纱”“葛纱”等。“实地纱”仅有花纹部分镂空，适合春夏之交；“芝麻地纱”有芝麻粒状的暗孔，比“实地纱”稀疏，可在初夏使用；“直径地纱”轻薄透空，适合盛夏；“葛纱”则可抵抗酷暑炎热。

“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，中国古代服饰还特别重视服装纹样的象征意味，对各种场合所用的纹样有非常细致的规定，并通过谐音、象征、寓意等各种手法，构成吉祥纹样。如：春节用“大吉葫芦”纹，葫芦谐音“福禄”。

与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服饰相比，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。上世纪60年代，沈从文先生投身文物研究，几经波折，直至1981年出版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中国服饰史才有了第一部通史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古代服装史研究人员仍然偏少，大众认知度不高。

关于古人形象复原，更存在误解：复原很简单，照着图像文献做就行。这时常体现在古装剧中，设计师由于不了解古代服饰的风格和穿着规定，只能照搬或通过想象完成服装设计。

“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，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，这也要求影视制作更关注历史真实。”陈诗宇说，他先后应邀担任《国家宝藏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等节目的历史与服化形象考证顾问和《清平乐》等影视剧的服化道设计指导、礼服指导。电视剧播出后，网友纷纷留言：“看剧学知识”。

近年来，穿汉服渐成时尚。对此，陈诗宇表示，“汉服热”反映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热爱，是一种可喜的现象。这也鞭策我们挖掘更多优秀作品，提炼中国古代服饰审美内核，让这份热爱传承下去。



## 还原服饰须多重论证

在国家博物馆“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”上，15尊古代服饰复原人像甫一亮相，就引来参观热潮。

这些人像由陈诗宇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复原而成。过去一些古代服装展览，尽管展品很珍贵，但主要是将衣服摆在那里，很难给观众留下立体印象。“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”策展人孙机曾说，“我们要把古人着装的整体样貌呈现出来，让每一件服饰都做到有根有据。”

如何做到有根有据？陈诗宇介绍，每个人像，从妆发、造型到服装，从鞋履、腰带甚至内衣，都要采取多重论证法进行考证和研究。

在千百年的流转中，服饰品很难原状保存。年代稍远的服饰，大多残缺不全、遗失构件，甚至仅余残片。

“每一件服饰复原的过程，都是一次对于历史真实形象的探索。”陈诗宇说，每次复原，首先需要明确历史时期、人物身份、穿着场合等信息，然后再采用多重证据法，通过大量实物、文献、图像等对复原目标进行考证，逐步还原服饰真实样貌。

比如，与《簪花仕女图》同款的唐末五代时期的女装，为将其复原，就经历了抽丝剥茧的论证过程。《簪花仕女图》是一幅传世名画。画中仕女长裙上有大团花纹样，这种大团花古时可以用织锦或印染的方式完成。陈诗宇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衣服上有大面积留白，边缘不明，颜色间有晕染，从而排除织锦的构图，因为织锦边缘非常明晰。而上面的花朵墨线痕迹，很像是彩绘的笔触。“我们因此推测，它可能是夹缬结合彩绘来完成的。”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陈诗宇在展览中发现一件辽墓出土的丝绸织物残片，和《簪花仕女图》的纹样工艺一致，成为同时期五代服饰的物证。

面料的复原更难。不同时期服饰的面料是不一样的，陈诗宇介绍，秦汉时期的主材料为罗、绢、纱，唐宋时期流行的是缂、绮，明代出现了缎类。古代的大多数面料如今在市场上难觅踪迹。于是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陈诗宇和团队跑遍了杭州、苏州、南京等丝绸罗缎的主产地，与工匠们探讨面料的复原方案。经过团队的努力，包括彩色夹缬在内的一大批已经失传的工艺重新面世。

## 用心传递历史美感

“中国服饰文化历史悠久、延续性强，几千年来发展出一套体系庞大的礼仪服饰制度。礼服中的衣裳、玉佩，均有两千年的



图①：陈诗宇在洛阳博物馆布展。

陈诗宇供图

图②：西汉女俑，为汉代曲裾衣考证提供参考。

西安博物院供图

图③：国家博物馆古代服饰文化展复原人像。

陈诗宇供图

图④：孔府旧藏明代朝服上衣，为明代服饰研究提供实物佐证。

山东博物馆供图

图⑤：湖北省武汉市堤角公园，小朋友身穿汉服参加游园活动。

周超摄(影像中国)